

#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

中華書局

—余太山◎撰—

本書旨在為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西域的記載提供一個系統的注解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是研究公元七世紀以前

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體系歷來受中外史學界重視  
自清末丁謙作注以來已近百年

除若干單篇外還沒有人將這批資料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詮釋

所謂要注無非是突出重點的意思當然也是藏拙避短之計

不言而喻對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見仁見智的詮釋會永遠繼續下去

注者將保持對不同觀點的興趣通過與同道的切磋不斷提高認識的水平

#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 西域傳要注

余太山 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余太山撰.—北京:  
中華書局,2005

ISBN 7-101-04520-0

I.兩… II.余… III.①西域—地方史—史料—研究—漢代②西域—地方史—史料—研究—魏晉南北朝時代 IV.K29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01252 號

責任編輯:李晨光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

余太山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3½印張·409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46.00 元

---

ISBN 7-101-04520-0/K·1946

## 緒 說

本書旨在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西域的記載提供一個系統的注解。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是研究公元七世紀以前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體系，歷來受中外史學界重視。自清末丁謙作注以來，已近百年，除若干單篇外，還沒有人將這批資料作爲一個整體進行詮釋。在西域史、特別是中亞史研究業已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作新注無疑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有一十五種，包涵以下有關西域的傳記：《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晉書·西戎傳》、《梁書·西北諸戎傳》、《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南史·西域諸國傳》和《北史·西域傳》，加上《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傳》，凡一十一篇。茲說明如下：

1 《史記·大宛列傳》，嚴格說來祇是張騫、李廣利的合傳，但不失為正史“西域傳”之濫觴，故列為第一篇。

2 《晉書·西戎傳》、《梁書·西北諸戎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四篇僅錄注有關西域的內容。

3 今本《魏書·西域傳》抄自《北史·西域傳》。後者乃抄襲《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三者而成。故所注《魏書·西域傳》其實為剔除《周書》和《隋書》文字後的《北史·西域傳》。

4 《南史·西域諸國傳》之內容多與《梁書·西北諸戎傳》重複，故要注重在文字異同。

5 《北史·西域傳》採自《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故要注重在資料來源。

6 《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傳》乃現存曹魏時期西域事情最主要的記錄，亦予錄注。

所謂“要注”，無非是突出重點的意思，當然也是藏拙避短之計。不言而喻，對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見仁見智的詮釋會永遠繼續下去，注者將保持對不同觀點的興趣，通過與同道的切磋，不斷提高認識的水平。

## 凡 例

- 一 凸現詮釋系統，不臚列異說。
- 二 突出重點，與“西域”無直接聯繫者從略。
- 三 以傳文內容爲界，不事枝蔓。
- 四 各傳所在正史有關材料擇要錄入（有時也予簡注），以資參考。
- 五 除非必需，不注語辭。
- 六 凡有所本，標明出處。
- 七 文字、標點從中華書局本，指出區別。

# 目 錄

|                       |     |
|-----------------------|-----|
| 緒 說 .....             | 1   |
| 凡 例 .....             | 1   |
| 一 《史記·大宛列傳》要注 .....   | 1   |
| 二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 .....   | 59  |
| 三 《漢書·西域傳下》要注 .....   | 152 |
| 四 《後漢書·西域傳》要注 .....   | 233 |
| 五 《魏略·西戎傳》要注 .....    | 327 |
| 六 《晉書·西戎傳》要注 .....    | 368 |
| 七 《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 .....  | 392 |
| 八 《魏書·西域傳》要注 .....    | 421 |
| 九 《周書·異域傳下》要注 .....   | 506 |
| 一〇 《隋書·西域傳》要注 .....   | 540 |
| 一一 《南史·西域諸國傳》要注 ..... | 603 |
| 一二 《北史·西域傳》要注 .....   | 611 |
| 參考文獻 .....            | 675 |
| 索 引 .....             | 703 |
| 後 記 .....             | 741 |

## 一 《史記·大宛列傳》<sup>[1]</sup> 要注

大宛<sup>[2]</sup>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sup>[3]</sup>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sup>[4]</sup>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sup>[5]</sup>王，以其頭爲飲器<sup>[6]</sup>，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sup>[7]</sup>，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sup>[8]</sup>，聞此言，因欲通使<sup>[9]</sup>。道必更匈奴中<sup>[10]</sup>，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sup>[11]</sup>俱出隴西<sup>[12]</sup>。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sup>[13]</sup>。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sup>[14]</sup>，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sup>[15]</sup>，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sup>[16]</sup>，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1] 一般認爲，本傳是正史“西域傳”之濫觴。這雖是事實，但就傳文的性質來看，視之爲張騫、李廣利兩人的合傳更爲合適。張、李二人生平主要事蹟均與大宛有關，故同人一傳。《史記索隱》稱：此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合在‘酷吏’、‘遊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其實，《史記》卷一一八以下多爲事蹟類似人物之合傳，本傳位在“酷吏



列傳”與“遊俠列傳”兩傳之間，並無不合。否則，本傳應置於“朝鮮列傳”之下。蓋“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的記述對象，是漢對南越等地的經營，並非傳中所涉若干人物之傳記。<sup>①</sup>又，此傳爲《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所本，故本注錄入兩者重要異文，並作說明。此傳復有若干段落爲《漢書·西域傳》所本，有關異同之說明見“《漢書·西域傳》要注”。

[2] 大宛，國名，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sup>②</sup>

[3] 漢中，郡名，治今陝西漢中東。《史記索隱》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騫，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人。”

[4] 匈奴，漠北的遊牧部族。據《史記·匈奴列傳》，“當是之時（秦始皇在位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及冒頓立，“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sup>③</sup>、白羊<sup>④</sup>河南王”。於是匈奴“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sup>⑤</sup>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sup>⑥</sup>、雲中<sup>⑦</sup>”。這就是說，匈奴自冒頓單于（前209 - 前174年）在位時開始強盛，西擊敗月氏，東擊敗東胡，並不斷南侵，成爲西漢最嚴重的邊患。<sup>⑧</sup>

[5] 月氏，遊牧部族。在被匈奴擊敗之前，月氏十分強大，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外。<sup>⑨</sup>

[6] 飲器，指飲酒器。《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案：

希羅多德《歷史》(IV, 65)所載斯基泰人亦有類似的風俗：“至於首級本身，他們并不是完全這樣處理，而祇是對他們所最痛恨的敵人纔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把首級眉毛以下的各部鋸去并把剩下的部份弄乾淨。如果這個人是一個窮人，那末他祇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來使用；但如果他是個富人，則外面包上牛皮之後，裏面還要鍍上金，再把它當作杯子來使用。”<sup>⑩</sup>匈奴以此施之月氏王，則月氏人亦染此俗也未可知。<sup>⑪</sup>

[7]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匈奴冒頓單于在破滅東胡、消除來自東面的威脅後，便掉過頭來對付月氏。他對月氏發動的較大的進攻有兩次。第一次在前三世紀末，遏阻了月氏東進的勢頭。第二次在公元前 177/176 年。月氏經此一戰，放棄故地，大部分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爲“大月氏”。至於傳文所謂“匈奴破月氏王”，結合下文關於“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的記載，可知此處“破月氏王”者爲老上單于（前 174 - 前 161 年在位）。這就是說，西遷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又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擊，其王被殺。但老上單于的這次打擊，並沒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所謂“月氏遁逃”，不過是“敗北”的意思。

[8] 胡，指匈奴，“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云云，可證。“胡”係“匈奴”之略譯。<sup>⑫</sup>

[9] 張騫首次西使，旨在爲漢聯結月氏、夾擊匈奴。可知使出之日，“怨仇匈奴”的大月氏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10] “道必更匈奴中”，武帝建元中，月氏在伊犁河、楚河流域，而匈奴在將月氏逐出其故地後，不僅控制了祁連山以北，直至天山、阿爾泰山東端的大片土地，且進而控制了包括準噶爾盆

地在內的阿爾泰山南麓，以及原來可能役屬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因此張騫一行出隴西，往赴大月氏，勢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區，終於被匈奴拘留。

[11] 堂邑氏胡奴甘父，據《史記索隱》，“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號”。案：堂邑氏之奴，名甘父，本匈奴人。張騫西使月氏，“道必更匈奴中”，或者因此與匈奴人甘父同行。“堂邑氏”，指堂邑侯，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2] 隴西，郡名，治今甘肅臨洮南。

[13] 單于，匈奴最高首領的稱號。此處指軍臣單于（前161—前126年在位）。

[14] “月氏在吾北”云云，表明遲至張騫被拘留之日，月氏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15] 越，指南越，族名，分佈於今湖南南部、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

[16] “十餘歲”，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案：張騫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sup>⑬</sup>

居匈奴中<sup>[17]</sup>，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sup>[18]</sup>。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繹）[譯]<sup>[19]</sup>，抵康居<sup>[20]</sup>，康居傳致大月氏<sup>[21]</sup>。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

立其太子<sup>[22]</sup>爲王。既臣大夏<sup>[23]</sup>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sup>[24]</sup>。騫從月氏至大夏<sup>[25]</sup>，竟不能得月氏要領<sup>[26]</sup>。

[17] “居匈奴中”，《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居匈奴西”。既然張騫出隴西被匈奴拘捕後，曾“傳詣單于”，亦即被押送至漠北的單于庭，張騫“西走”大宛可能是從漠北出發的。如果按照《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張騫似乎是從阿爾泰山南麓西走大宛的。就是說張騫雖然曾被押送至漠北的單于庭，但“西走”大宛之前被拘留在匈奴領土的西部。

[18] 張騫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徑是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順納倫河進入費爾幹納盆地。張騫得脫，往赴月氏，而取道大宛，說明他已知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之事。張騫抵達大宛的時間應爲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19] 大宛王見張騫而喜，顯然是因爲有意交通，旨在通商。這說明其時大宛對西漢已經有所瞭解，知漢“饒財”，因而相信張騫關於賂遺財物的許諾，並爲發導譯。“導譯”，當作“導譯”。下文“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可證。<sup>⑭</sup>

[20] 康居，騎馬遊牧部族。主要遊牧於錫爾河北岸。因此，張騫往赴阿姆河流域之大月氏國，所經“康居”應爲康居屬土，即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蓋張騫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無必要繞道錫爾河北岸，而索格底亞那則是必由之途。或者說，張騫往赴大月氏而“抵康居”，說明當時索格底亞那當時役屬康居。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載司馬相如喻告巴蜀民檄：“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相如喻告巴蜀民在元光末（前 130/129 年），知康居在張騫首次西使自匈奴中得脫之前已遣使漢廷，是最早朝漢的西域國家。<sup>⑮</sup>

[21] 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復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蓋前 130 年左右，役屬匈奴的烏孫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遷，經費爾幹納，來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張騫到達時，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後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因而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徑自巴爾喀什湖北岸南下費爾幹納。

[22] “太子”，《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作“夫人”。兩書的矛盾可能是這樣產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殺時，太子尚幼，雖被立為王，實由其母攝政。本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於名實各執一端。

[23] “大夏”，國名，位於今阿姆河流域。<sup>⑯</sup>

[24] 月氏征服大夏的年代當在公元前 130 年，約張騫到達阿姆河流域一年之前。大月氏本游牧部族，從伊犁河、楚河流域遷至媯水（阿姆河）流域時，習俗未改，故其王巡歷媯水南北。但游牧部族進入農耕區後，逐步走向定居，終於建都，也是勢在必然。張騫西使抵大月氏國時，發現大月氏人因“地肥饒”而“志安樂”，可以說這種傾向已見端倪。

[25] 張騫於前 129 年抵達大月氏時，大月氏已領有媯水以南大夏之地，祇是王庭尚設在水北，但大月氏王可能經常巡歷阿姆河南北。因此，張騫為得其要領而“從月氏至大夏”，其實是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可能是為了會晤當時正在河南的

大月氏王。

[26] “要領”，《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顏注：“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張騫“不能得月氏要領”，原因固如傳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時遠在阿姆河流域，事實上已不可能與漢夾擊匈奴，不能得要領，可以說勢在必然。又，張騫這次西使，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目的，但打開了漢人的眼界，西漢的西域經營，實肇端於此。

留歲餘<sup>[27]</sup>，還，並南山<sup>[28]</sup>，欲從羌中歸<sup>[29]</sup>，復爲匈奴所得。<sup>[30]</sup>留歲餘<sup>[31]</sup>，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sup>[32]</sup>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sup>[33]</sup>。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27] “留歲餘”，元光元年（前134年）至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當於元朔元年末踏上歸途。

[28] 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崑崙、崑崙、阿爾金山。

[29] 羌人遊牧於今甘肅、青海一帶。敦煌以遠，沿崑崙山北麓往西，亦有其種類。如果考慮到張騫很可能是沿南道到達羅布泊西南的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的姑師，在自姑師東走途中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從羌中歸”不過是他的計劃而已，則“羌中”更可能指漢南山的羌人居地。

[30] 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道，經于闐、扞婁後，抵達位於

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惡之”後，採取了“少北”的路線（見下文），結果又爲匈奴所得。

[31] “留歲餘”，元朔二年初至元朔三年。

[32] 《史記·匈奴列傳》：“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事在元朔三年。

[33] 張騫歸國當在武帝元朔三年。張騫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於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死後，纔乘亂得脫。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sup>[34]</sup>，唯二人得還。

[34] “十三歲”，自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年）。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sup>[35]</sup>，具爲天子言之。<sup>[36]</sup>曰：

[35]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據傳文可知是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

[36] 張騫首次西使所經見和傳聞諸國中，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烏孫和奄蔡可能均和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貝希斯登銘文(第一欄第12-20行,第二欄第5-8行和第五欄第20-30行)<sup>⑭</sup>所見 Sakā 人有關。據 Strabo《地理志》<sup>⑮</sup>記載(XI, 8), Sakā 人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 Asii、Gasiani, Tochari 和 Sacarauili。至遲在公元前七世紀末葉, Asi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約前六世紀二十年代末, Asii 等部西向擴張至錫爾河, 逐去原居該河右岸的 Massagetae 人。約前 177/176 年, 由於大月氏人西遷, Sakā 人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 一部分南下, 散處帕米爾各地, 後亦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前 140 年左右, 大批 Sakā 人渡錫爾河南下, 一支進入 Ferghāna (費爾幹納)。一支進入 Bactria (巴克特里亞)。後者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他們各自建立的政權(可能均以 Tochari 人為主), 張騫分別稱之為大宛國和大夏國。“大宛”[dat - iuan] 和“大夏”[dat - hea] 均可能是 Tochari 之音譯。大概在此同時, 另一支 Sakā 人(可能以 Asii 人為主)順錫爾河而下, 遷往鹹海乃至裏海沿岸。張騫將這一支 Sakā 人稱為奄蔡, 而將留在錫爾河北岸的 Sakā 人(可能以 Sacarauili 人為主)稱為康居。“奄蔡”[iam - tziat] 和“康居”[khang - kia] 可能分別是 Asii 和 Sacarauili 的對譯。前 130 年, 烏孫人在匈奴人的支援下, 遠征大月氏, 戰而勝之, 奪取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西遷, 到達阿姆河流域, 擊敗大夏, 佔領其地。本傳的烏孫國和大月氏國於是成立。“烏孫”[a - suən] 和“月氏”[njiuk - zjie] 可分別視作 Asii 和 Gasiani 的對譯, 彼此有某種淵源亦未可知。<sup>⑯</sup>

大宛在匈奴西南, 在漢正西, 去漢可萬里<sup>[37]</sup>。其俗



土著<sup>[38]</sup>，耕田，田稻麥。有蒲陶<sup>[39]</sup>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sup>[40]</sup>。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sup>[41]</sup>，東則扞罽<sup>[42]</sup>、于寘<sup>[43]</sup>。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sup>[44]</sup>，注西海<sup>[45]</sup>；其東水東流<sup>[46]</sup>，注鹽澤<sup>[47]</sup>。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sup>[48]</sup>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sup>[49]</sup>、姑師<sup>[50]</sup>邑有城郭<sup>[51]</sup>，臨鹽澤<sup>[52]</sup>。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sup>[53]</sup>。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

[37] “可萬里”(里數1)，表示自漢都長安經由匈奴單于庭往赴大宛國王治的行程，蓋張騫往赴大宛乃自漠北匈奴單于庭附近出發。前文“大宛在匈奴西南”，也表明這一里數乃經由匈奴單于庭的行程。<sup>②</sup>

[38] 本傳將西域諸國按照經濟形態大別爲兩類：行國和土著。行國隨畜，兵強。土著耕田，有城郭屋室。這一認識來自張騫首次西使歸國向漢武帝所作的報告，這個報告所涉及的西域國家主要位於葱嶺以西，這是張騫首次西使的宗旨和當時的形勢決定的。張騫首次西使身臨的西域國家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此外，還有傳聞之國，即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其中，康居、大月氏、烏孫和奄蔡四者，是典型的“行國”即騎馬遊牧國家，其餘六國亦即大宛、大夏、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則是典型的“土著”農耕國家。案：建立大宛、大夏國的 Tochari 人本來是遊牧的，進入費爾幹那盆地後逐步走向農耕，成爲“土